

随
宜
集

陈从周
著



陈从周 著

随宜集

百七
氏
蘇
局
仙



同济大学出版社

封面题字 苏局仙
责任编辑 张平官
封面设计 李志云
装帧设计

随 宜 集

陈从周 著

同济大学出版社出版

(上海四平路 1239 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常熟市印刷二厂印刷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8.375 插页：2 字数：201千字

1990年5月第1版 1990年5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0000 定价：精装：4.80元
平装：2.80元

ISBN 7-5608-0592-2/I·19



作者近影

编 者 的 话

《随宜集》是著名古建筑和园林专家、同济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陈从周先生继《书带集》、《春苔集》、《帘青集》之后奉献给读者的第四本散文集，收入作者近几年所作的近百篇散文佳作。

作者力倡文理相通之道，以学者的睿智，诗文家的灵感，博古汇今，徜徉于建筑、园林、美学、文艺、书画、诗词、昆曲乃至考古、旅游诸多天地，纵笔书怀，谈景、抒情、怀人，篇篇有感而发，虽非洋洋洒洒之大作，却无“无病呻吟”之流弊。文章婉约清丽，蕴藉含蓄，见解独到精辟，意境幽深。

“心如止水鉴年华”，作者近年自诩“以因为家，以曲托命”，淡泊人生，文章似随宜而作，但实形散而意联，日见清、淡、雅，宛若粉墙花影，清谷流音，读者把卷，可自得一番情趣。

11/16/02

序

“半窗风雪到吴门，已觉诗人费苦吟。一事报君忘未得，又劳岁暮定吾文。”这是一九八二年春节前，我为从周兄校阅第四、五两组《说园》后寄来的一首七绝。他的著作经我先读的还不止此，别看他的文笔清隽洒脱，其中甘苦，辄与我分尝，至今难于言述了。

今年秋末冬初，他两次给我来信。一是说：“所著《随宜集》付印在即，知我者惟兄，速赐一序，只求点定。”一是说“弟以过于劳顿，上月(十一月)七日患缺血性中风入医院，现已痊可，不久可归家矣。《随宜集》已交出版社，唯待大序可排版，务乞速挥。”我一面庆幸他身体康复，一面深感其在病中，还念念不忘《随宜集》的序言。反使我下笔踌躇。

因此我只想就他的品性与艺能方面，其他友人未经说过的随便说说。他对造园与顾曲具有浓厚兴趣，近年来醉心昆曲似尤甚于园林，像他的乡先哲祁彪佳。祁氏自称对造园有癖癖，著有《越中国林记》、《寓山注》，文笔简约峭刻，是明末第一流散文作手。祁氏喜欢戏曲，平日所看的戏，都记在他的日记里；著有《平远堂曲品剧品》。从周兄谈戏曲的作品不多，但一篇《园林美与昆曲美》，著墨不多，把园林与戏曲串在一起，是小品论文的上选。至于园林论著，应该比祁氏完备深刻得多。他对游山有独到的见解，像他另一位乡先哲王季重。王氏一生仕途偃蹇，以放浪山水自遣，是为徐霞客

心折的旅游前辈。王氏的诗文，独抒性灵，主张不拘体，不泥法，不蹈古，不逐今，以自发其性情之蕴。著有《游唤》和《历游记》，张岱评为：“笔悍而胆怒，眼俊而舌尖。”他一生好谑，有人觉得他“滑稽太甚，有伤大雅。”从周也爱说笑话，有时还要骂人，如禅宗之棒喝，收激浊扬清之效。凡此种种，两人无不相合。从周兄一生行事，不违心，不牟利，清廉自奉，置身于当今之世，实在难能可贵，与两人风节相似。

近年来，他常有一语，挂在文章上口头上，曰“还我自然”。此乃有感于当前园林胜迹的修复与营构，无不喜大求全，娇柔造作，破坏了自然景观，而深痛恶绝。这又使我联想到法国启蒙运动思想家卢梭写的《科学与艺术复兴是否有助于敦化风俗》一文，痛斥所谓文明、科学和艺术的虚伪和伤风败俗，从而阐明道德的重要，提出“返回自然”的口号，与从周兄的“还我自然”说，托旨不同，含义实一。他近几年来所写危言小品，已行世的有书带、春苔、帘青三集，就集子命名看，托兴于萼苔小草，例如他在文章中常引的“兴阑无洒扫，随意坐萼苔”、“苔痕上阶绿，草色入帘青”、“绿满窗前草不除”等等，这是唐代诗人与宋以来理学家所向往的最高境界。推进一层，也即“还我自然”之意。此集的名曰《随宜集》是把这一境界的内涵点破，怡情适性，随心所欲，无往不宜。一言以蔽之，还是归结到“还我自然”的命意。鄙见如是，不知搔到痒处否？

王西野

一九八九年于坝上小楼

目 录

柳迎春	(1)
天一阁中作客情	(3)
谷音洞	(5)
小巷人家	(7)
带得四山一水归	(9)
岱岛秋痕	(11)
说景	(13)
古今聚散说名园	(15)
秋容	(17)
名园向晚独行时	(19)
看花又是明年	(21)
说竹	(23)
迟水仙	(25)
寒竹鸣禽	(27)
湖山人情能留客	(29)
中国的园林艺术与美学	(39)
裱画店	(53)
我是中国人	(55)
人间爱晚晴	(57)
花店小坐	(59)
画梁软语 梅谷清音	
——谈昆剧表演家梁谷音	(61)

粉墙秀影·····	(65)
华枝动素影 秋水漾文漪·····	(67)
曲情·影情·人情·····	(69)
知情·解情·造情	
——谈梁谷音昆剧·····	(71)
豫园顾曲·····	(73)
落花水面皆文章	
——看昆剧《潘金莲》·····	(75)
昆曲·中国菜·绍兴酒·····	(78)
顾曲名园中	
——豫园古戏台观昆剧·····	(80)
湖楼·····	(82)
以园解曲 以曲悟园·····	(84)
昆剧汇香江·····	(86)
音低音高	
——写在梁谷音赴港演出前·····	(88)
《眉短眉长》序·····	(90)
《程砚秋唱腔集》读后·····	(92)
《马连良唱腔集》序·····	(94)
“丰子恺先生遗作展览”序·····	(95)
读《朱圯瞻画集》记·····	(97)
不是书家的书家	
——《丰子恺书法》序·····	(98)
《中国禅宗的发展和南宋五山》序·····	(101)
《日本建筑史序说》序·····	(102)
《中国花卉盆景全书》序·····	(103)
《泰山史迹》序·····	(105)

《日本建筑史学者关野贞》序	(107)
《中国名园》后记	(108)
《南通张先书法》序	(109)
《古城留迹》序	(110)
《蒋孝勳画集》序	(111)
《简明建筑史》(中译)序	(112)
《建筑史话》序	(113)
《园林艺术及欣赏》序	(115)
《浙江旅游指南》序	(117)
《上海农村传统住宅调查》序	(120)
《农村住宅设计》序	(121)
《苏州园林》(苏州版)序	(123)
《上海建筑风貌》序	(126)
《上海近代建筑史稿》序	(128)
《文以兴游》序	(130)
《民俗文化片谈》序	(131)
《中国古建筑消防》序	(133)
《太谷县园林志》序	(135)
《郑逸梅选集》序	(136)
《西湖胜景科学趣谈》序	(137)
《日月并升》序	(139)
《乐峰书法集》序	(140)
《徐志摩域外散文选》序	(141)
老去情亲旧日师	(143)
师道可风	
——悼王蘧常师	(147)
人去楼空 旧游谁说	(149)

叠山家戈裕良的生卒	(151)
悼新宁刘士能师敦楨教授	(154)
《徐志摩年谱》谈往	(155)
草堂终古说缘缘	(160)
沪杭车上	(163)
顾廷龙先生书法	(165)
友痕	(167)
爸爸的照相	(169)
丰儿墓铭	(171)
陋室新铭	(172)
天一阁东园记	(174)
瞻园碑廊记	(175)
真禅法师伤残儿童基金记	(176)
贵溪悬棺记	(177)
衍芬草堂藏笔名单	(178)
读书的回忆	(211)
我为什么写作	(216)
开卷有益	(217)
苏州园林今何在?	(219)
吹皱南北湖	(221)
新春拆书	(222)
恭喜发财	(224)
湖心亭怎么办?	(225)
闲语修路	(227)
放大	(229)
大好青春宜珍惜 用功读书莫经商	(231)
皓首以为期	(233)

呼吁.....	(235)
新岁还添“万卷户”.....	(237)
“哀悼”芙蓉鸟.....	(238)
敬告向俞老求书者.....	(239)
大饼.....	(241)
称呼.....	(243)
凭栏半日独无言.....	(245)
岁暮忆旧.....	(247)
存心自有天知.....	(250)
滇池虽好莫回头.....	(251)
春游随宜.....	(253)
紧抱孙儿望后头.....	(255)
著者后记.....	(257)

柳 迎 春

“料峭春寒中酒，迷离晓雾啼莺”，婉转新声，才惊醒了，“早黄杨柳漏春信”，窗前杨柳有些两样了，然而重裘未卸，没有莺啼的话，我还倦倚在半温的火炉旁啊！的确余寒仍不肯离去，我亦无可奈何，但柳丝点点鹅黄，使你不觉中也要留心一下，它蕴藏着无限的春机，几天后将给人温暖、兴奋以及如醇酒一样的醉意。春随人意，可以说杨柳是先开眼了。

我爱柳，也欢喜画柳，记得俞平伯先生夫妇曾叫我写过一张杨柳春禽图，我题上了宋词“一丝柳，一寸柔情”，挂在他卧室中。老夫人去世后，到今天仍挂原地不动，他说这画是永久的藏春，其心境是可以理解的。

话又说回来了，我与俞老能够这样为杨柳所移情，都并非无因的，在我的本行造园学中，就常引起人的深思。园景要有四时，大家都知道。人们经过漫长的寒冬，切望着春回大地，而杨柳呢？她是报春最早，首先安慰人们寂寞之心，而落叶又是最迟，在四季中却更是变化多端。夏日的绿杨烟雨，秋天的高柳鸣蝉，冬季的万条风前，没有不入画的，而朝晖暮霭之中，姿态依人。在中国园林中她与竹可以平分秋色。

杨柳的性格，可说是温柔体贴，水陆皆宜，我国大地上无处无她的情影。绿柳城廓，白门杨柳，描绘出扬州与南京

两城风光。而长亭折柳，闻莺柳浪，诗意与画意，无不因柳而生。因此人们说起杨柳，总是觉得它是良善而亲切的东西。其实杨柳并不像我们直觉观察所见的那样，仅见到柔的一方面，它是柔里有刚，不是没有原则性的。我们画杨柳，画其本必心存老树之态，要苍劲有笔力，然后轻添柳枝，淡抹嫩叶，方才迎风作态，否则画柳不成了。杨柳的枝条看上去很柔，却很坚韧，可以用来编器，因此刚柔相济的美德，是杨柳独具的。

近年来有些园林工作者，似乎没有从杨柳的德、貌、神态、风韵等多方面来欣赏她，而轻率地将不是高贵树木，容易生虫，杨花乱飘，树龄不长，更不是进口货，是土产品等等加之于它。目前园林越高级，杨柳就越绝迹，城市的绿地几乎让法国梧桐占领，杨柳快呜呼哀哉了。杨柳遭此厄运，何其惨也。“我为杨柳频叫屈，而今不见舞楼台。”希望从事造园的人多少要有三分诗人风度和雅趣，对杨柳不要太歧视了。

天一阁中作客情

我每次去宁波天一阁，人家为我安排宾馆，而我总谢绝了，我爱那阁旁的平屋，斗室一间，白夏布帐子的小床，靠窗一张书桌，倚壁一架杂书，红漆的地板，墙上挂着一副“静坐当思己过，闲谈莫论人非”的对子。外面是石板铺地，放着几盆秋花，远处有一丛修竹，太恬静了。这境地使我仿佛回到五十多年前的家居岁月，读书周旋其中，亲切得教人泪下，可怜的是当年照顾我的母亲，五十多年前早做了天上的神仙。哥哥来信说他遍寻了母亲墓区，再也找不到母骨葬处，我是不能想也不敢多想了。

可能因年龄的关系，“豪华”二字对我太淡薄了，一天天进入平静如秋水的境界，这小轩正容我徘徊，容我幻想，容我回忆。人家说：“你在这里太有意思了。”我回答说，是梨子心般的酸味。偶然飘来一阵残桂香。我从沉思中清醒过来，“依然人间”啊！从怅然到平静，我能过此陋室生活，唐代刘禹锡恐怕也差不多如此吧。

我去天一阁原是为了重建东园工程。清晨晓雾轻笼，我独自信步断垣残石间，浮现出诗情画意，隐现出来的美景，闲坐闲行闲眺望，自思自想自安排。朝阳初上，工程队的人员来了，开始讨论交谈，接着定方位划粉线，进行一些体力劳动。坐下来清茗一杯，海阔天空，可是我内心呢？“人前谈笑说风生，客去空房背人泣。”两年多来惨重的遭遇，又

总是“以理遣情，而情不服。”这本是俞平伯先生失老伴来信对我讲的话，而我今天又未尝不是同此地步，而且比他还要更加惨重呢？想到这里，我托辞回室小住，回到居中，倒有几分好处，天一阁有的是书，我看看佛经，吟吟诗词，又渐渐进入止水心情。天一阁有只狗，其貌甚凶，而性格颇忠厚，偶然来我身边小住，它身上似乎无一点世俗杂念，不要认为它是狗，而倒很清高，比满张名片上印赫赫头衔的某些人可敬得多。尤其在夜间，只有我与它是客居中的同伴。

夜是沉寂的，天上有几点疏星，我想念着在医院中不满两岁的孙女，她没有见过父亲一面，她只认识我阿爹，如今她也是一个人睡在病房中的小床上，弱小的灵魂，她还不懂得世上的一切，不懂得在她身上的不幸。清露湿夹衫，坐在阶下，四顾无人，回想去年今日，我同样也住过这里，然而今夜空庭，我又有何话可说……清池的水面照影了我横流的老泪，一切不能再往下想了……我只好默诵“诸恶莫作，众善奉行”，大千世界，普渡众生了。

宗教是人在无可奈何时唯一的出路，我只能说到此。“天地者万物之逆旅”，三天的天一阁小住，也可算逆旅中的暂短逆旅吧！

一九八八年十月二十三日甬沪车中

谷 音 涧

园成题景名，有的得之很容易，也有苦思冥索而不得的。关键是情与景是否交融，灵感有无的问题。豫园东部重建后，老君殿前的假山流水，游人常在此驻足，那里有瀑布、峭谷，清泉、游鱼，总觉得意境有了，但怎样点出来，想过不少题名，并没有称意的，耿耿于怀，深感造景易而题景难了。

有一天，梁谷音来游豫园，她对这个景点，留连久之，坐在廊下，居然歌喉乍转，唱起昆曲来。而音响通过山谷、水面，特别来得动听。这一下我神往了，而她呢？虽然无笛清唱，但音响效果是那么好，便频频赞美园中拍曲的奥秘。我则从曲情中，联想到她的名字，这“谷音”两字，在这里大有文章可做了。如今的谷音，是梁谷音度曲与水石相接合，另外却有更多的谷音，像水声、风声、鸟声、人语声、鱼跃声，通过山谷，发出绵邈的回音，园林中有了奇妙的多样变化。我顿有所悟，便对梁谷音说，你来得好，题名你给我取了，这一带的山涧，就叫“谷音涧”吧，似乎比寄畅园的“八音涧”更能显出意境，真是得来全不费功夫。

谷音工度曲，近年亦颇用心园事，能以曲悟园，以园解曲，确是聪明人。这种以相通文化，相互提高的学习方法，在她身上已露出来了。

艺术的提高不能凭“单课独进”，要多方面的文化修养，